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六經奥論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稔文

謄録監生臣何重輪

六經奥論卷二

宋 鄭樵 撰

書經

書既於秦火又有大不幸之幸

六經既於秦火可謂不幸之幸如書又有大不幸之幸六經既於秦火而六經存可謂幸矣惟書既於秦火復遭巫蠱之難沈没六百七十餘載至於隋之開皇然後五十八篇之書始備又可謂大不幸之幸今

六經如詩如易如禮樂如春秋皆遭於秦火及漢興其書漸出未數世而書大備傳授浸廣獨書一經惟口授二十八篇又有偽書得錯雜其間更漢歷晉宋齊梁陳至隋唐今之書始得傳於世且如詩漢興始萌芽至毛萇詩便足葢武帝時人禮本出於后蒼至二戴出禮便定二戴葢宣帝時人樂獻於竇公至河間獻王與諸子作樂記樂便定獻王亦武帝時人易不經於秦火雖有施孟梁丘京氏之易而民間所知

已有費直之易春秋惟公穀獨盛左氏傳惟劉歆獨好之至移書切責太常乞立樂官此二書又定於成哀平之世五經皆出於先漢書五十八篇不得其傳漢之射策與學官子弟之所講肄獨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偽泰誓一篇後漢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皆為偽書訓釋而孔氏五十八篇至東晉始出至齊始立學官至隋而後二典之篇第遂定至唐始改古文從今文而今五十八篇之書始得傳於世吁書既脫於秦

火可謂幸矣又有大不幸之幸於此見之

今文尚書序

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而取其善者著為百篇及秦焚書其九世孫孔惠與濟南伏生名勝濟南人為秦博士各藏其本於家秦楚之亂伏生遂失所藏但以口授文帝詔晁錯往受之時伏生年已九十餘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言語多與潁川異所以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得二十八篇寫以漢世文字號為今文尚書案伏生二十八篇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是為三十二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初無泰誓三篇或云宣帝時河内女子有掘老子壁古文泰誓三篇孔頴達曰張霸之徒偽造泰誓以藏壁中合伏生二十八篇為二十九篇其年月不與序符又與左氏傳國語孟子荀卿所引不同漢世相傳二十九篇而已伏生之學有歐陽大

小夏侯氏章句相傳至數萬言迄晉永嘉中其學遂絕而孔傳始出尚與鄭學並行至隋而鄭氏微唐貞觀詔孔頴達承詔作正義宗孔傳而孔傳獨行

伏生口授二十八篇

堯典 舜典合為一 臯陶謨 益稷合為一 大禹謨二篇為一序虞書四篇 禹貢 甘誓夏書二 湯誓 盤庚三篇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商書七篇合為一同一序見古文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

材三篇同一序見古文胡五峯吳才老晦菴並云武王書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合康王之誥合為一篇同一序見古文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已上所傳之書難曉

古文尚書序

案司馬遷史記　劉歆校書　班固漢制　馬融訓詩　賈逵為訓　鄭康成作註　王肅註　趙岐註孟子　杜預註左傳　韋昭註國語　諸儒皆未嘗見孔傳古文之書所傳訓

釋皆伏生二十八篇及偽泰誓一篇而已孔傳至東晉始列學官所以諸儒皆未嘗見古文左傳國語孟子荀子禮記所引謂之古文泰誓今無其辭古文尚書出於屋壁乃孔子九世孫孔惠藏其書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書皆科斗文字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虞書亡十一篇商書亡二十二篇周書亡九篇皆科斗書其書時廢已久無能識者孔惠之孫定其可攷者二十五篇校以伏生之書二十八篇則出舜典

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增多為三十二篇得五十八篇十三卷三萬五千七百字以隸古寫之竹簡（其文以隸存古幷序一篇為五十九篇孔安國以序一篇冠篇首故曰五十八篇）上於武帝藏於秘府又承詔作傳既畢時征和二年會巫蠱事起不得以聞漢儒相傳號為古文尚書後世傳書惟伏生二十八篇凡學官子弟之所講肄皆伏生之本也安國雖釋古文而未嘗獻故不立學官漢儒所傳孔說者傳其與伏生同者三十二篇以應射策而已其古文

二十五篇有司未嘗問則學者不習不習則亡矣漢儒聞孔氏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偽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兩漢諸儒所傳皆張霸偽本未見真古文尚書東萊云張霸聞孔氏有古文世不傳乃折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篇又採左氏傳為作序之尾凡百二十篇皆短簡文意淺陋泰誓一篇其年月不與序相符王肅曰今文與古文相類又曰泰誓後得非真本經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若淺

露又曰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其不在泰誓者尚多據二子亦疑泰誓非真然未有以證之案鄭氏書緯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其可法者百二十為簡書十八篇為中候此讖緯之言張霸乃擬百兩篇蓋取諸此乃擬汩作九共等篇而鄭玄賈逵都不能別今據孔安國傳云成帝求能古文者張霸以能為百兩篇名至中書挍之非是乃黜其書平當勸上存

之後復黜其書是張霸偽本已不傳於世矣東漢儒林傳杜林傳古文同郡賈逵為之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豈非張霸偽本既黜而復顯邪

以司馬遷之搜求遺書尚不及見其全而史記一篇槩之古文往往不合以劉歆博洽移書切責太常欲以古文立之學官猶不辨張霸之偽本是以先其算命又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見於班史之志白魚入

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見於董生之策偽泰誓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見於馬融之序馬融作今文書序今書皆無其辭虞書之夔夔齋慄夏書之地平天成商書之朕載自亳周書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黍稷非馨書文具存而韋昭之註國語未有事實趙岐之註孟子杜預之註左傳乃指為逸篇趙岐註孟子以為逸書者十有二杜預之註於左傳以為逸書者二十有一韋昭之註國語者二十有四以至賈逵馬融鄭玄王肅輩為偽

書作訓詁傳釋凡二十八篇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逸書未見其真古文也古文自後漢已絕至晉中興江左鄭訓然後取以教授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孔傳奏之又缺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所註伏生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見古文雜以今文分為舜典以足之）案孔叢子載孔臧與孔安國從弟書曰訛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雜堯舜典今果如所論梁武帝亦知之矣然未有以質之據孟子言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之堯典乃今

舜典之文則今之所謂舜典者皆昔之堯典而已說者謂梅賾古文謂之汲冢案汲冢乃魏襄王冢魏即梁也襄王與孟子同時謂之古文尚書可也謂之得孔傳孔傳作於漢武之世不知何以得之若以汲冢只有古文則百篇皆全不應又只有五十八篇案隋經籍志云晉太康元年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所謂竹簡書皆科斗其書散亂帝命荀勗和嶠撰五十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如周易上下經記

多瑣語師春一卷魯晉春秋皆有之無有所謂古文孔傳者必後世駕言汲冢以取信於後世所謂掘之地中得之老子壁皆未可信今於梅賾下不曰得之汲冢俟有見於方來一作梅賾奏孔傳始立學官亦未可信至齊明帝建武中吳人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以奏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學官舉朝集議咸以為非及江寧板蕩文入中原學者異之隋開皇二年求遺書學士劉光伯遂取此篇列之

本策今愈謂堯典出於姚氏至唐貞觀中孔穎達承詔撰五經正義於書取孔傳而馬鄭王賈諸文字盡廢至明皇不喜隸古文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凡尚書古體舊字勒依今文其舊本藏之秘府嗚呼古文遭秦而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見自漢武征和二年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古文既出自開皇二年至唐天寶三載又百六十餘載始改古隸而從

今文今之所傳五十八篇乃明皇天寶三載所定之本也今學者得見古文之全究其本末豈不幸歟

孔壁續出二十五篇十九篇分為二十五篇

大禹謨一虞　五子之歌　胤征二夏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三篇　咸有一德　說命三篇十商　泰誓三篇合為一有偽書　武成有偽書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避諱作景

已上皆孔壁之書其文易曉書之得其傳

者皆孔氏之力　定其書者孔子也　藏其書者孔惠也　為書之傳者孔安國也　為書疏者孔穎達也

今文古文尚書辨

有伏生所傳之書二十八篇有孔壁續出之書五十八篇皆聖人已定之書有坦然而易曉者有艱深聱牙而難曉者如湯誓如湯誥皆成湯時號令如說命高宗肜日均商時語蔡仲孔康誥伏周公誥命然後

難易顯晦判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其文難曉有孔壁之書其文易曉如大禹謨胤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尹太甲三咸有一德說命泰誓三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二十五篇皆孔壁續出之文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聱牙不可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齊人也故春秋語亦艱深如昉於此乎登來之者何休注云齊

人語以是知齊語多艱深難曉者或者又云盤誥聱牙自是書之本體典謨訓貢範湯誓牧誓等書同出於伏生而明白坦亮如彼豈齊音使然詳二說皆是然未有的論後見朱文公語録云典謨之書必是經史官潤色來尚書誥命皆分曉亦是當時制誥是朝廷做的文字如盤庚酒誥等篇皆是當時與民説話正如今之榜文曉諭方言俚語隨時各自不同後來追録而成此言實為的論

禹貢地理辨

驗星躔考分野足以知地理乎曰州郡大小沿革不同不足以知地理也探河源窮禹穴足以知地理乎曰疆埸廣邈足迹難窮不足以知地理也曰窮山經求海志足以知地理乎曰傳聞之事常多失實不足以知地理也然則地理終不得而知也曰歷代輿圖所述先儒多論及之皆不足以為據所可據者禹貢一書耳然禹貢之書實作於虞夏之際而欲盡後世

之地理亦難乎參稽矣何者大賢如孟子嘗言地理之誤矣惟禹貢足以明之博洽如史遷嘗言地理之誤矣惟禹貢足以辨之揚雄班固皆相忘於誤者也亦惟證之以禹貢而已况漢而下諸儒之議論乎何以知之孟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考之禹貢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是江未嘗有達淮之理蓋吳王夫差掘溝以通於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為禹

跡也明矣史遷之作河渠書曰厮為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於禹者也及考之禹跡河自龍門至于大陸皆為一流至秦河決魏都始有二流子長之論其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為禹跡也明矣揚雄生於蜀而作蜀記上記蠶叢魚鳧以為秦之前未通中國故李白謂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而不知禹貢梁州之域如岷嶓沱潛蔡蒙之類皆蜀地之山川則雄之言前此未通中國非也禹貢

巳開蜀道及秦人用金牛復開班固述河源之經䟽遠窮葱嶺蒲類海以為潛行地中而出為中國河而不知禹貢止曰導河至積石唐人劉元鼎使吐蕃乃得其源在國中深境而固之言亦非也吁禹貢一書不過數千言爾古今言地理之牴牾莫不於此取質焉則後之言地理者其可捨之而不為依據乎禹貢一書所以不可及者何邪得道之言與材智之言異禹貢之言其深於道乎書出於道非後世地理家比也故州不係於

方域而係之山川至後世則有四至八到之説矣山川小者係其州大者條而出之至後世爲一山跨數州一水而見數郡矣兾州不言四方所距至後世則京兆扶風與郡縣同體矣禹跡所及東至萊牧西至和夷以至皮卉之服無不爲之績叙而已至後世則羈縻州郡皆入中國圖籍矣四者之意既已周知而復於終篇不過百言遂能盡九州之田賦土地之所宜道路山川之遠近非深於道能之乎

禹貢職方九州同異辨 爾雅呂氏春秋附舜十二州見於禹貢職方

冀州

禹貢冀州不言分域先儒以兖豫雍推之雍之河在冀之西豫之河在冀之南兖之河在冀之東豫曰南河雍曰西河則兖當曰東河矣冀之不言分域者以八州之既辨分域可知謂其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故周職方曰河内曰冀州爾雅呂氏春秋皆云河間曰冀州言其在西河東河之間爾

兖州

禹貢兖州之域東南至濟西北至河故曰濟河惟兖州爾雅春秋吕氏春秋皆云濟河之間曰兖州言閒則特泥起東西之間耳周職方曰河東曰兖州者葢周無徐州若徐州之岳周以為兖州之鎮徐州之大野周以為兖州之藪則周之兖州出於濟之東南矣故獨於河言之其文不得不異也

青州

禹貢青州之域東北至海南與徐以岱為界西與兖以濟為界故曰海岱惟青州不言濟者以兖州見之也爾雅曰濟東曰徐州者爾雅不言青州先儒以為商制商無青州并青於徐故也周禮云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州則青州之南境當至於淮

徐州

禹貢徐州之域東至於海北境之接於青州則以岱南境之接於揚州則以淮故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

州之西以濟為界故爾雅云濟東曰徐州而經之不言濟者爾雅無青州青兼於徐故也青兼於徐則凡濟之東皆徐州也禹貢兼有青徐則岱山之陽濟東為徐岱山以北濟東為青則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吕氏春秋曰泗上曰徐州者泗水出陪尾山至下邳入於淮地理志謂其源有四因以為名焉泗之源委皆在徐州非若淮之與揚共濟之與兗共也故不舉亦得以為説焉

揚州

禹貢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海於方為東南故曰淮海惟揚州禹制其域矣周職方曰東南曰揚州周辨其方矣其實一也爾雅曰江南曰揚州則揚州之域北不至淮與禹貢異矣殆商因於夏而致損益者於此與

荆州

禹貢荆州之域北至南荆南郡臨淮之東北南及衡山之陽

於方為南故經曰荆及衡陽惟荆州職方云正南曰荆州吕氏春秋曰南方曰荆爾雅漢南曰荆州則荆州之域出於荆山之北矣

豫州

禹貢豫州之域在南河之南南荆之北故曰荆河惟豫州而爾雅曰河南曰豫州誌豫州之北境而已吕氏春秋曰河漢之間曰豫州則豫之東南止乎漢東而不及荆山矣

梁州

禹貢梁州之域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故曰華陽黑水惟梁州爾雅職方皆無梁州并梁於雍故也

雍州

禹貢雍州之域西至黑水東至於西河於中國為西方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周職方曰正西曰雍州吕氏春秋曰西方曰雍州辭雖少異其實一也周都豐鎬王畿不隷九州故雍州道適當正西若都河南都

亳則雍州於方為西北不得為正西秦都咸陽亦西周故畿也故周官曰正西呂覽以西方為雍州亦因其都之所在也

有堯之九州舜之十有二州何以起之曰冀北割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

有禹貢之九州有職方之九州何以起之曰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　此其要訣也

辨禹貢職方山川地名　先儒考究未至詳辨於後

山

岱山 東嶽曰岱畎今兖州

華山 西嶽曰太華華陽華陰職方豫

衡山 南嶽曰衡陽

恒山 今真定府北嶽職方并

外方 中嶽今西京曰嵩高出鄭毛詩上應井柳星張之精

太行 懷安等州

太嶽 坂曰太嶽曰嶽陽今潞州西太原南東近上黨之北

朱圉今秦州

熊耳今西京

桐栢今唐州

陪尾信陽軍羅山縣

西傾今洮州

鳥鼠同穴今通遠軍秦渭之間

終南古文太乙毛萇云周名山終南也今京兆府

惇物古云華山今京兆府

三危今沙州

積石今鄯州龍門縣南

龍門今河中府

崐崘在吐蕃之西或云在金城臨羌縣南非也

雷首今陝州

厎柱今陝州陝縣

析城今澤州

王屋今孟州

嶓冢今隴之三泉等州

碣石今棣平間

敷淺原今江州漢豫章歴陵縣亦有博陽山

内方今安復二州

大别今蘄州霍丘縣

大伾今孟州

陶丘今曹州

壷口今潞州

蔡今蔡州

岷山今茂州

岍今隴之吳岳是也即職方岳山秦都咸陽以為西岳

梁今同州

岐今鳳翔

蒙一東一西沂淮二州

荆一南一北衮同二州

嶧陽今兖州陽南也如岳陽衡陽之類

羽畎如岱畎類

職方山鎮

會稽今越陽之山鎮

沂山今沂州沂水所出青之山鎮

嶽山即禹貢之岍

醫無閭在遼東漢曰無慮

常山即禹貢之北岳

霍山冀之山鎮城曰太岳是也即太岳山非漢南岳之霍山在廬江灊縣禹貢太岳

水

雷夏今濮州澤

大野今濟之鉅野職方同

彭蠡今南康西涯

滎陽今鄭之滎陂

菏澤今曹州

震澤今蘇州即太湖是也周曰具區自太湖入于海

孟豬今南京職方曰望諸

雲夢今安州職方曰雲夢唐太宗改為雲土夢

豬野今涼州

大陸近九河

三江今江州

九江今江州別有辨

九河滄瀛之間

黑水出陰波入海南

弱水今甘州

合黎今江州

流沙今沙州

逆河今滄瀛

渤海今濱州

滄浪在鼎州漢陽間乃漢水也漢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

南海西南之海

衡漳冀州二水名

泗濱今泗州

海濵

渭汭今渭州

南河西河即河之南河之西

三澨今復州景陵縣

衛今真定

恒今真定

漾今武都之三泉

灉沮灉濉二水會同雷澤之間

沮 一東一西 今濮耀

濟 今絳州

漯 今博州

濰 今沂州

淄 今淄州

汶 今密州

淮 今唐州

沂 今沂州

沇今出河東垣曲縣王屋山

漢今漢州

涇今涇州

沱江陵蜀漢中自江出

潛自漢出

伊今西京

洛今西京出商州

瀍今西京

沔今漢陽軍

漆今耀州

澧今澧州音里

洚今冀州

豐今長安縣音風

職方藪澤

具區即禹貢震澤

圃田今東京中牟

望豬即禹貢孟豬

雲夢即禹貢雲夢澤

弦蒲今隴州或作汧

楊紆坡曰未聞

貕養在長廣太平御覽曰棠州

大野見禹貢

昭餘祁今太原府

川

三江注見前

江漢荆

滎雒豫

淮泗青

河泲兖幽

涇汭乃一水汭者涯也鄭以為二水及箋詩又以汭鞫為水内

漳即禹貢衡漳

虖池今代禮記作惡池

嘔夷今蔚州出爭舒

浸

五湖揚

潁湛坡曰未聞

波溠音播詐

沂沭沂今沂州沭音述乃密州出東莞

渭洛渭乃渭水洛出懷德

盧維當為雷雝禹貢之雷夏雝沮

菑時菑出萊蕪時出般陽

淶易淶出廣昌易出故安肅軍

汾潞汾今汾晉潞州汾水出分陽潞出歸德

地名及四夷附

孟津今絳州垣曲縣南

太原今平定軍非今太原府

覃懷今懷州

東陵今江州

東原島夷 冀

嵎夷 青

萊夷 徐

和夷 梁

三苗 雍

西戎 雍

織皮

崐崘

析支漢曰陽支

渠搜夏州

禹貢洪範相為用禹順五行治水

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曰五行五行之序一曰水且鯀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陳五行而不畀洪範九疇禹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遽錫之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而不曰五行之何如蓋九疇之綱領在於五行五行之綱領在於水請以禹貢明之五行之序

一曰水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為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兖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兖青徐之水既治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揚荆之水既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勢觀之豫立天下之中與徐兖接境自兖徐既治之後何不先次豫而必先次揚次荆何也葢禹順五行相

生之序如此觀禹治水之先後五行已得其序則九疇可知故天錫之者以此鯀之治水不依五行次第故箕子於鯀陻洪水之下先占一句汨陳五行五行汨陳則九疇可知天之不畀以此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為用者或曰九疇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疇乃天地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相生之數生成之數其體也相生之數其

用也體用兼備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數五十五至於用則為五十虛一為大衍以揲蓍也

禹貢九州之圖

見禹治水先後之序

洪範與禹貢堯典相類

洪範之序九疇正如堯典之記四時禹貢之記九州洪範居中不言所施之目以八疇環八方而圖之則皇極隱然而居中矣堯典於三方皆曰暘曰昧曰幽都而南方獨不言者取聖人南面向明之意不可與三方同也禹貢八州所言皆距而冀州為帝都獨不言者以京師不可與州郡同體環八方所距而知冀州之域居中矣堯典禹貢洪範之書同出於虞夏之

世書之體意亦相類後世則不然月令之記四時職方氏之記九州混為一體都無區别豈惟月令之記四時不如堯典至記日夜分亦不及堯典堯典以日中宵中四字記之自有春秋之别月令則兩言日夜分而不知孰為春孰為秋豈惟職方氏之記不如禹貢至記里數亦不如禹貢禹貢以一面記之職方以四面記之則知古人之志不可及古人之文亦非後世所可及

洪範之數出於洛書

或曰先儒相傳以洪範出於洛書洛書之為物果如後世所謂一六畫北二七畫南者乎則其數有位而無文禹安知一為五行二為五事也果如先儒所傳自五行至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乎則其書有訖而無目禹安知五事為聽視言貌思八政為食貨祀司徒司空司寇賓師也若以終篇出於洛書則上天之言不應如是繁悉也今九疇之中所謂卜筮者伏羲

已兆之所謂歴數者黄帝已推之所謂司徒司空者堯舜已官之無待洛書而後禹知之則洪範不本於洛書者審矣子謂不然洛書之示人如數爾聖人用其數分為九類故曰天錫洪範九疇者以此何謂數天地之數五十五數著之洛書聖人因而叙之為九疇亦五十五數五行五事十數也八政五紀二十三數也皇極三德二十有七數也稽疑卜用五占用二三十有四數也庶徴休驗五咎驗五四十有四數也

五福六極五十有五數也聖人知其數而不知其紀目惟禹能知之此所以因洛書而叙九疇不可謂無是事也若以為無則併與河圖而畫八卦皆謂之無可乎

洛書之圖

書象方方者地之土也

洛書之文

天地之數五十五河圖不用十數者九與一三與七二與八四與六皆十數縱横之間無非十數所以虚十數而不用以四隅四正之十合乎中央之土所以縱横皆十五數四正皆竒四隅皆耦者所謂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必一竒一耦而造化生也

九疇數五十五

五十立數其說雖似牽强然亦可用

書序

書序出於史官之所題正如詩之上序出於當時太史所題詩書之序同出一處不與本篇相聯故逸書之名可得而見者若各冠其篇首則亡矣書序之體不一百篇之不可作者三禹貢以發首言禹未言貢故不言作禹貢微子作誥故不言作微子之誥仲虺之誥故不言作仲虺之誥百篇無序者四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作無逸無可序述

故云作而不序其所由三篇合為一序者六若太甲盤庚説命泰誓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一序皆不可不知也若揚雄曰昔之書序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由是觀之酒誥之序不空也揚雄之言失之矣學者不可不知也

書疑

六經之書有亡失於夫子之先有亡失於秦火之後者夏五郭公甲戌已丑此春秋之闕文也南陔以下

詩亡其六此詩之闕文也此其亡失於夫子之前也周禮六典失於冬官尚書百篇止存其半此其亡失於秦火之後也禮之失於冬官漢儒已足之考工記未甚害也書不惟失其二十四篇而五十八篇之中多有訛舛遺逸不能無疑者詳而考之有脫簡者有脫文者有錯文者有傳寫而誤者有口傳之訛者有經序異文者有篇第誤稱者有偽書之誤真者有逸書之間見者又有出於後人之輕改者諸如此類不

可彈舉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夏侯經文酒誥伏脫簡一名誥脫簡二伏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有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此脫簡也夔曰於予擊石之辭在益稷之末而重見於舜典命官之際康誥三篇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言實武王之書而云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胡五峰吳才老晦菴並云又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林少穎云此斷簡也舜典伏一篇古文猶闕此闕文也武成一篇先後失次此錯文也

漢王嘉曰亡赦逸欲有國今文轉寫赦作救恤刑惟恤堯典今文曰口傳以恤為謚司馬貞曰今作謚也恤謚相近伏生口傳之訛此傳寫口傳之訛也泰誓序述武王伐殷在於十有一年正經則曰十有三年孟子以四海遏密八音為堯典之文今其書出於舜典左傳以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皆謂之夏書今其書為虞書若以堯典為虞氏所修謂之虞書則舜典以下皆當為夏書不若先秦古書孟氏左氏之文可信此經序之

異文篇第之誤稱者張霸偽書立之學官以之射策左氏述子魚之言有康誥又有唐誥今獨無唐誥此偽書之亂真逸書之間見者其他如高宗享國五十九年無逸蔡邕石本為百年無偏無黨明皇以不叶韻改為陂禹貢雲夢太宗得古文改雲土夢此皆出後人之輕改者六經之文惟書出於口傳孔壁其亡失者幾半而半存者又如此訛戾何也葢當文帝使晁錯往受之時伏生已老不能正言乃使其女傳言

教晁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而孔傳之書至東晉始出不無殘闕訛謬者錯雜其間學者當玩其辭取其意闕其疑可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史之有闕書之不可信在夫子孟子之時已然矣況後世乎酒誥一篇揚雄歎其俄空禹謨等作杜預稱其遺逸此又不當疑而疑者也蓋百篇無序者四康誥酒誥梓材同為一序則酒誥之序不俄

空也晉世古文之書未顯杜預所及見者張霸僞本安得不以二十五篇之書謂之逸乎凡此又皆不必疑者

武成辨乃雜識武王政事之書

漢律歴志引武成篇自翼日癸巳以下有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四月既旁死魄越六日庚戌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天于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邦祀于周廟與今武成全篇不同孔頴達謂焚書之

後有人偽書云武成之際又亡其篇故鄭康成亦云
武成逸書也孟子嘗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當
孟子時武成亦不可盡信況後之偽書者乎本朝王
安石疑伏生昏耄亂其倫次因而刪正之林少頴又
謂此不必疑乃古書之體爾仲虺之誥全載仲虺之
言湯誥全載湯之訓伊訓全載伊尹之語至如太甲
盤庚之類皆出一人之旨此其大凡也若堯典則雜
記堯用人之言至於稱堯之德自乃命羲和以下蓋

史官之辭耳舜典是史官述舜之爲政及命官等事禹貢顧命並是史官記當時之制此又自一體也武成者武王伐紂之功已成識其政事之書皆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商所行之事此與堯典舜典顧命之書體同世儒疑之者以所記之日有差故也巽日癸巳武王自周伐商不當即繼以四月哉生魄既曰生魄爲四月之十六日不當繼以既戊午反是正月二十八日既先偃武修文不宜始記禱神與受會于

牧野既云祀于周廟命庶邦冢君不宜始記式閭封墓散財發粟所以顛倒斷絶予謂不然武王既勝商歸豐史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則記其始往伐商之時也繼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往又記其歸此則記其政事之總目也即其載命冢君百官之辭告皇天后土所過山川之言至無作神羞此

則述武王征伐之時有此言爾述武王之言已盡乃曰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卒言其勝商之事耳至下封墓式閭散財發粟皆謂天下已定行之雖若不相倫續葢皆雜記其政事無害作史之體武王伐紂之書有五泰誓三牧誓一皆全載武王誓衆之辭至武成乃史官雜識其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政事耳此與堯典舜典顧命之書體同先儒疑其錯簡非也

君牙 伯冏 呂刑 後世不可信韓愈一碑之失

夫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欲知穆王用人與其訓刑之意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為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矣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宴王母於瑤池忘歸諸侯贄於徐庭者三十六國如退之說則夫子所取三篇可以無傳夫乘八駿觴王母出於列禦寇謂西極之偉人與穆王同遊以至於瑤池此特

禦寇篤言以神僊人之術大槩詭怪如此後左氏不之察因曰穆王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妄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取以為據也退之名為信吾道排異端者也而反溺於異端不已陋乎信一怪誕之說而戾夫定書之旨致徐偃之偽名誣周王之大惡退之一碑之失萬世不能贖也今觀穆王三篇其命君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氷必賴股肱心

簷而為之輔翼也其命伯冏為太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其命呂侯以刑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耄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不在天下何邪使穆王作三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今世儒於命伯冏為太僕正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則曰王老而荒怠

好遊故也故列子之説傳於左氏以及於韓子信韓子之説必至此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言時已老矣而猶荒度作吕刑以詰四方正知王之不忘也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若果耄且荒何暇訓夏贖刑乎

秦誓 知悔過而不能改過

有過而能知之知過而能改之聖人之徒也秦穆公喪師而自誓吾見其能知過矣未見其能改過也敎

之敗全師而沒以辱其三帥穆公知過之在己悔而作誓誠有悔過之言矣而非誠有改過之心也殽敗之後（僖三十二）不逾年而三帥還自三帥既還之後逾二年而復舉伐晉之師又敗於彭衙（文二）如是可以已矣自彭衙之敗逾年而又伐晉以至濟河焚舟幸王官一捷想其憤憤之心未嘗不在於殽之一役前日自誓之言何如哉聖人序書錄其言於典誥之末所以譏穆公不能改過以示戒於來世也且春秋焚舟之

舉直書曰秦人伐晉貶而稱人以稱人之意則知聖人所以定書也

讀書當觀其意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為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羣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説命曰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不言誥也胤征不言誓君

陳君牙不言命如詩之風雅頌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抵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於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以為治君不足以為賢而有取其言以傳遠者如五子之歌君牙冏命之類是也有取其事者肹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吕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大抵上古之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

官所存不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為無益於治皆所不取焉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則為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則為啓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則為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極於危亡則為太康桀紂矣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襃貶者無以異也唐李翺曰

其讀春秋也若未嘗有詩其讀詩也若未嘗有易其讀易也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六經奥論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六經奥論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稔文

謄録監生臣畢淮

六經奥論卷三

宋　鄭樵　撰

詩經

今惟毛公傳出於齊者曰轅固　出於魯者曰申公　出於燕者曰韓嬰　出於趙者曰毛公

毛公作訓　傳注　公釋傳也　傳注二字見三禮毛公之注謂之傳故曰毛氏傳孔氏傳易大傳是也

四家之詩出於齊魯燕趙出於齊者曰轅固出於魯者曰申公出於燕者曰韓嬰出於趙者曰毛公土音

不同訓詁亦異故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證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以關雎為諷康王之詩以燕燕于飛為定姜送歸婦之詩以碩人為傅母戒哀姜之詩以采采芣苢為蔡女不棄惡夫之詩諸如此類不可殫舉至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其書貫穿先秦古書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

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
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
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
人皇矣黄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
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
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
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
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

者捨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十篇而已）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以二南作於周衰以商頌作於宋襄公之世）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

二南辨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得於召南係之召南

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葢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東北一區尚淤時惡惟西南皆從文王之化周召二公未甞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於樂章用之為燕樂為鄉樂為射樂為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徳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為義葢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為義葢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維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陸希聲劉炫釋鼓鐘亦知雅南之南為二

南徹出己意曰南如周南之南以籥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杜預釋左氏亦知南籥為文王之樂不敢正指為南箾者詳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鄭注謂南夷之樂豈有教世子而用夷之樂則南之為樂古矣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然與十三國風無異也若以周衰之時此齊魯韓之學也而周之盛時無一篇可取所謂盡周衰

之文耳此三家之學不如毛氏之密也

關雎辨為作之義皆樂之聲

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以關雎為康王政衰之詩揚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於上楊賜曰康王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闕詩人本之袵席而關雎作范曄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薛氏章句謂關雎詠淑女以剌時詳諸上文皆謂作於周衰之文而不知麟趾乃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歌

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非也蓋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於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警諷故曰作作之為義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於衰世也孔子言詩皆取詩之聲不曾說詩之義如何如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喜魯太師之樂音節中度故曰樂矣而不及於淫哀矣而不及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序别其關雎之文義又曰師摯之始

關雎之亂皆樂之聲也非謂關雎之義如此序詩者取以為關雎之義則非矣大抵古人學詩最要理會詩之聲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為之為義亦作之意既謂之作則翕純皦繹有聲有器非但歌詠而為周南召南之為正如三年不為樂樂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之為謂之為謂之作者皆樂之聲也

國風辨 歌詩則各從其國之聲

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豳之詩同出於周而分為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分為三國之聲蓋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係之周南得之召南者係之召南得之王城與豳者係之王城與豳得之邶鄘衛者係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蓋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

於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閔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

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為國風則豳詩亦可降邪大抵詩有三百篇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係之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號亦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亦分而為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為唐七月以後多

為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詩乃皆為豳豳大夫為之

在盤庚時商已為殷故頌其殷武今其頌乃皆為商

得於其地係於其國云耳聖人何容心哉嘗觀夫子

之論詩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

謂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

樂也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

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絶也夫子平

時見魯太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之

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此所以詩有十五此國風之别也

風有正變辨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若以美者為正刺者為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説則當如穀梁之書所謂變之正也穀梁之春秋書築王姬之館於外書

春秋盟於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其欲往之心如是其鋭也然有舍之而不往者大車之詩曰轂則異室死則同穴其男女之情如是其至也然有畏之而不敢者氓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淫泆之行如是其醜也然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

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己之乖倘返而為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先儒所謂風之正變如是而已雅之正變如是而已

雅非有正變辨 有小大無正變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别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大小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小雅以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以六月采芑為北

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乎或者又曰小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渾厚大醇者也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吕大吕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别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小大已見於夫子未删之前無可疑者然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而出於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

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之美宣王也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為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詩之風雅頌亦然詩之六義未嘗有先後之别

邶風辨　邶風詩備論風雅之體

周召邶鄘衛王鄭洛邑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夫子未刪之前季札觀樂之次第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自周召至檜曹此夫子未刪之前季札觀周樂國風之次第也自周召至於豳此今詩國風之次第十五國風初無增損或謂夫子離衛降王進鄭退齊入魏與秦以一已之私揣摩聖人之意無是理也然聖人必以豳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必思治傷今者必思古檜終於匪風思周道也曹終於

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變於十五國風之末者此也豳風豳雅豳頌聖人以豳詩列於風雅之間謂其不純風而可以雅駸駸乎移風而即於雅也所以係風之末居雅之前者此也或謂七月鴟鴞之詩其言則雅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女子之言實婦人女子之體也故列之風雅頌之間聖人有深意也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或謂豳風

七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邠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當一國之事周禮有邠雅頌豈不為有邠詩而今亡之乎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然則邠詩有亡者不可得而知之也周召王邠之風同出於周而分於東西

風雅頌辨 風雅頌兼備六義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興比詩之言也六義之序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其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吕有歌行是也風者出於土風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

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隷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勲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唐之平淮夷頌漢之聖主得賢臣頌效其體也然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關雎以下方謂之風不必自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大雅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程氏曰詩之六體隨

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三者風之為言有諷諭之意三百篇之中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辭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故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猶賦詩而備比興之義焉

頌辨 頌者上下通用以美其君之功德

陳休齋云頌者序其事美其形容以告於神明是其詩專用於郊廟蓋鬼神之事戰國以下失之矣管仲有國頌屈原有橘頌秦人刻石頌功德漢有聖主得賢臣頌唐有磨崖中興頌以鬼神之事加之生人其弊如此余謂此說不然蓋頌者美其君之功德而已何以告神明乎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不惟天子用之諸侯而臣子祝頌其君者亦得用故僖公亦

有頌後世揚雄之頌充國陸機之頌漢功臣韓愈之頌伯夷鄭頌子產之不毀鄉校蓋有是焉禮記載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君子稱其善頌善禱亦猶是也憑詩之言而疑後世作頌之過非的論也

商魯頌辨

魯頌是僖公已殁之後序中明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頌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閟宫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奚斯作新廟耳非作頌也而

漢班固西都賦序其誤自孟堅始王延壽等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反謂魯頌是奚斯所作商頌明言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而太史公曰宋襄脩行仁義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頌此蓋出於韓詩以商頌出於春秋之世故為是說爾史記宋世家當漢之時詩之序未出宜乎言詩者之牴牾也二頌之作當以序為正

逸詩辨 詩有笙奏金奏絲奏

貍首 禮記射禮諸侯以貍首為節其下文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

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鄭氏以為貍首之詩騶虞貍首采蘩采蘋古之樂節也日用之間不可闕今貍首亡逸詩自逸非夫子逸之也覩貍首詩可見矣

驪駒

前漢王式傳曰客歌驪駒注以為逸詩見大戴禮記客欲去歌之

祈招

昭十二年楚靈王盤於遊畋之樂子革托於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麥秀

史記箕子過故殷墟而傷之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河水

僖二十三年晉文公在秦秦伯享之公賦河水杜註以為逸詩義取河水朝宗於海則春秋之

世其詩猶存今無之矣

新宮　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商汾水曰管與笙類也先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辭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之以播歌詠葢未有有詩而無辭者周禮祈年吹豳雅於管籥之類必得有辭

采齊　古之人君行以肆夏步以采齊漢制宗廟樂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

肆夏　左傳金奏肆夏之三謂三章國語云一名樊君出入奏

王夏　王出入奏王夏亦金奏

三夏　國語云樊遏渠謂之三夏葢擊鍾而奏此三曲為金奏故詩亦亡

九夏周禮鍾師之職奏九夏　王夏王出入奏　肆夏尸出入奏亦名樊　昭夏牲出入奏一名遏　納夏一名渠　章夏　齊夏　族夏　祴夏　驁夏皆金奏

鄭康成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類今亡是以頌不能具焉

諸儒逸詩辨

論語云素以為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舉碩人之詩而素以為絢兮之句不存閱唐棣之詩而偏其反而之語不載則詩之章句逸者

多矣如韓詩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今亦不見於詩雨無正篇無其辭齊魯韓詩並無七月篇

亡詩六篇

魚麗之後亡其三南陔白華華黍也南山有臺南有嘉魚之後亡其三由庚崇丘由儀也六篇之詩同在一處不應中間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獨能存也案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於縣音玄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皆主於笙奏之商份曰所謂亡其辭者今論語亡字皆讀為無字謂此六詩以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爾此歌與笙之異也或曰三歌上乃文武詩下三笙詩乃成王詩未可知辨曰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束廣微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

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樂章圖

歌詩 魚麗 閒 南有嘉魚 閒 南山有臺 閒

此三詩鄉飲酒禮燕禮皆用之鄉飲酒禮工

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燕禮則升歌鹿鳴

已上六詩皆小雅

合樂詩 關雎 葛覃 卷耳 鵲巢 采蘋 已

上皆二南為合樂詩夫子所謂人而不為周

南召南者以此

射樂　即樂節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射必先行鄉飲酒禮騶虞王貍首侯采蘋大夫采蘩士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為節今召南詩中有采蘩采蘋騶虞三詩而貍首獨亡

已上三詩皆召南

笙詩　鄉飲酒燕射用之又云升歌三終笙入三終

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南陔笙由庚閒崇丘笙閒由儀閒笙皆小雅逸詩為六笙歌

管奏　管與笙一類皆竹吹之獨燕禮升歌取鹿鳴下管新宫自春秋至後漢猶存今亡注見逸詩

金奏　肆夏　三夏　王夏　九夏皆金奏即頌詩之類見逸詩

絲奏　三百篇中之詩皆可被之絃歌故琴中有鵲巢操騶虞伐檀操白駒操皆今詩文又古人

謂之雅琴頌琴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琴古禁

也將以禁人之邪心故以歌乎詩如文中子

歸而援琴鼓蕩蕩之什乃知聲至隋末猶存

房中之樂　二南詩用之為房中之樂周有房中樂

漢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作　高祖樂用楚

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兩君相見之樂　左氏傳襄公四年　文王　大明

緜

辨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雅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鄘至豳無一詩在數或曰周禮篇章吹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聽吹雅頌而無豳風非今七月等語此歐陽文忠公疑其別有豳詩於今不存也

删詩辨 夫子未嘗删詩

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取其可施於禮義

者三百篇孔穎達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夫詩上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夫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如斯等語亦不俚也胡為而刪之乎牆有茨桑中等語至俚又胡為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

事皆漢儒倡之也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也周之列國如滕薛如許蔡如邾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季札聘魯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於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删詩則當環轍之時必大搜而備索之奚止十五國乎然聖人不欲强備者何也葢以天下情性美刺諷詠亦不過是也删詩之說非夫子本意漢儒孔安國

倡之文中子極筆載之善乎邵康節詩曰自從删後更無詩康節之詩非謂夫子果删詩也蓋謂天下情性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外有所求也

詩序辨 序作於衛宏

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於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槩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

曄之徒皆以二南作於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為之序鄭玄為之註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即關雎序作於子夏王肅鄭玄蕭統皆云小序作於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於子夏明矣毛公於詩第為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又謂大序作於聖人小序作於衛宏謂小序作於衛宏是也謂大序作於聖人非也命篇大序蓋出於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

受師說而為之也案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從謝曼卿學毛詩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蓋嘗謂詩之大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為採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且有實狀然後致之太師上之國史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詩之下序序所作為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備其善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

殫者則亦闕其目而已故謂下序是宏誦師說而為之或者又曰序之之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為曰使宏鑿空為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意者毛氏之詩歷代講師之說至宏而悉加詮次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决者有委曲宄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

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

作又曰衛懿公為狄所滅緑衣之詩既曰繹賔尸矣又曰靈星之尸也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有美辭美意併録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此也惟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

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逺君子近小人之語葢魏後於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詩序出於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係之說羔羊蟋蟀之説或鬱而不暢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為臣雨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衆多如雨非所以為正也牽合為文而取譏於世此不可不辨也

詩箋辨 箋中改毛詩字皆有據永叔未之知

張華博物志云聖人制作謂之經賢者著述謂之傳孔毛左氏鄭氏注毛詩而曰箋不解此意孔穎達云箋表也識也鄭氏以毛詩悉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紀識其事故特稱箋餘注無所遵奉故謂之注歐陽永叔深排鄭學以為多喜改字永叔未深考耳漢時四詩並作文字各有不同雖三家不如毛詩之密然不可謂無所長也鄭氏箋詩傳意有不同者以己說

易之經文有不安者以三家易之證之他書則可知矣吉蠲為饎鄭氏以蠲為圭吉圭為饎則韓詩之言也素衣朱襮鄭氏以襮為綃素衣朱綃則齊詩之言也其畊澤澤鄭氏以澤為釋其畊釋釋亦爾雅之言也舟人之子鄭氏以舟為當作周周人之子則朱育集字之言也豔妻扇方處鄭氏以豔為閻閻妻扇方處則漢杜欽之傳之言也當鄭氏箋詩三家俱存故鄭氏雖解釋經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學者既習

詩則三家之詩不容不知也後世三家既亡學者惟見其改字而不見詩學之所由異此鄭氏之所以獲譏也則鄭於經不謂之注而謂之箋箋之為言魏晉間所以致辭於皇太子諸王者也鄭嘗以君師之禮待毛公而不擅改聖人之經明矣觀其注禮記玉藻雜記顛倒不倫之處鄭雖理之使條貫亦不敢易其先後姑於注下發明而已則其改字不出臆見愈可信矣古詩云讀書不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吾

於鄭氏詩箋見之矣

讀詩法

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弦太師世傳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習焉誦之則習其文歌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容弦之則寓其意春秋以下列國君臣朝聘燕享賦詩見志微寓規諷鮮有不能答者以詩之學素明也後之弦歌與舞者皆廢直誦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義故論者多失詩之意夫

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詠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録為主秋豪之善不私假人歌詠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欲求歌詠之文太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孝經十八章其及於詩者十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説亂之也蓋嘗論之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為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

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緜蠻黄鳥止于丘隅緜蠻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於為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旱麓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覩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淇澳而子貢能達之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説論詩若此尚何尤乎南容三復不過白

圭抑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雄雉學詩至此奚以多為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崧高宣王詩也夫子以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為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也祭父以為文王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為周公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江漢記禮者以為天王之事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江漢記禮者同上孔子閒居以為三代之君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乎達是詩然後可以言詩

也不然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其為孑遺矣崧高維嶽峻極于天信其為極矣必欲以實跡驗之則不可以言詩善乎孟子之言詩可謂長於詩者詩曰民之秉彞好是懿德孟子從而釋之曰民之秉彞也故好是懿德而已未嘗費辭而理自明故橫渠有詩曰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中立見之曰知此詩者可以讀三百篇矣信哉言乎

詩有美刺

詩有美刺美詩作於文武成康之世歌詠太平而不顯作者之名而況刺詩當王室衰微諸侯横恣譏訶醜亂之跡暴揚帷幄之私則隱晦姓名宜愈甚矣是以作詩者不明著其人亦不直指其事惟節南山刺幽王也則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巷伯寺人傷讒而作也則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祈父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烝民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如此則明著其所作之人其他諸詩有美刺者不可以言語求必

將觀其意可矣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飾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後世惟孟子言齊王鼓樂田獵深識此意觀其言曰百姓聞王鐘鼓管籥之音車馬羽毛之美其譏之則曰舉疾首蹙頞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其美之則曰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田獵也正得此意孟子長於詩故其言自與詩合

毛鄭之失

何彼穠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注以為武王之詩而謂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案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於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

襄公故詩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斷無疑周頌作於康王成王之世故稱成王成康今毛鄭以頌皆成王時作不應得稱成王康王故於昊天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為成此王功不自安逸執競之不顯成康謂成大功而安之噫嘻之成王謂成是王事惟以召南為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為平正之王惟以周頌為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也殊不知詩中此類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

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既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襛矣作於平王已後亦猶是也不必謂武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於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緜之文王蹶厥生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辭何嘗作於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不必謂成王時作也鄭解經不能無失孰有大於此者故特舉一二言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於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秦以詩廢而亡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衽席之祕聖人為詩而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叛蓋其抑鬱之氣紓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

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解經不可牽强

橫渠張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詩余謂讀六經之書皆然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諸家解用十數句

解不盡曾見作者説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辭意明白不用解經而理自明孟子謂民之秉彛句亦如此見讀詩法

六經奥論卷三